

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288 中 zhugs-long-dmar-po 的解读及相关问题探讨*

多杰东智

[摘要] 本文从历史语言学视角,以古藏文文献为基础,结合藏语安多方言,分析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288 中 zhugs-long-dmar-po 的语音、结构、含义及相关问题。文章指出 P.T.1288 中 zhugs-long-dmar-po 的含义不是“红册”“红房子(红楼)”“军团制”“红色书籍”等,其真实含义应该是当时传递军事信息的“烽火台”。

[关键词] 历史语言学 敦煌古藏文文献 zhugs-long-dmar-po 藏语安多方言

一 引言

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288 通常称为《吐蕃大事记年》。从文献资料价值看,该文献是研究古藏语语音、构词、文字史、西藏古代史及周边关系史最权威的历史文献资料。1900 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17 窟中发现,文献原件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西北民族大学等 2006-2023)、《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西北民族大学等 2011-2023),为国内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P.T.1288 “乃在其(松赞岗波)为太子时所记”(根敦群培 2015:32),是以年代为线索的编年体历史文献,记录了公元 642 年至 763 年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体风格偏口语化。文献载体为黄色楮纸,字体为优美而成熟的藏文楷体字(dbu-can)。文献中,年代以红色字体标记,事件以黑色字体书写。

以往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 P.T.1288 进行了分析,但一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从历史语言学视角,以古藏文文献为基础,结合“格萨尔王传”中的用例、汉藏同源词、藏语安多方言农区和牧区话、相关历史事件等,对 P.T.1288 中所涉 zhugs-long-dmar-po^① 的语音、结构以及语义等一些学界目前解释不清或解释有误的问题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敦煌文献中的象雄语言文字研究(19VJX127)”、西北民族大学项目“多语种语言与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编号: 1001660163)”阶段性成果。承蒙同行专家周毛草研究员以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为行文方便,敦煌古藏文文献 P.T.1288 除初次提及外,皆简称为“P.T.1288”。本文中来自多个文献的藏语词句的汉语翻译,除标明出处者外,皆为笔者所译。

^① zhugs-long-dmar-po, 又作 zhugs-long-dmar-pho, po 和 pho 为同一后缀的不同变体形式。本文行文中使用 zhugs-long-dmar-po 这一形式。zhugs-long-dmar-po 可音译为“秀笼玛布”。

二 前人对 zhugs-long-dmar-po 的不同解读

zhugs-long-dmar-po 在 P.T.1288 中共出现三次(见原文献图片截图中笔者所作方框标注)。原文献图片截图、拉丁转写及汉语译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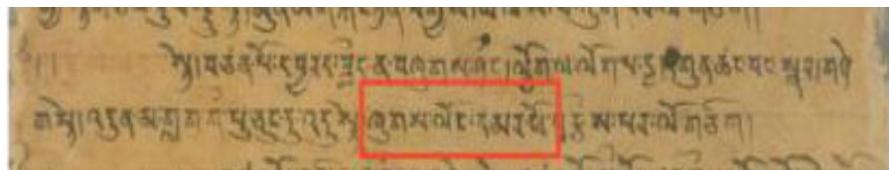


图 1 P.T.1288 中 zhugs-long-mar-po 出处一

出处一拉丁转写^①:

第一行: #/:khyI lo: la bab .ste/btsan po:dbyard:zrId.na.bzhugs:shIng/lcog.la:log.pa:dang/dgun.tshang.bang.snar/gshe

第二行: gste/'dun.ma:glag.gI.pu.cung.pu:'duste/**zhugs:long**:dmar.pho.brtsIs:par:lo.gcig/

汉语译文^②: 及至狗年(高宗上元元年, 甲戌, 公元 674 年)赞普夏驻于悉立。回至交拉。冬, 至仓邦那。于“拉克”之“布穷”集会议盟。点验红册(军丁名册)。是为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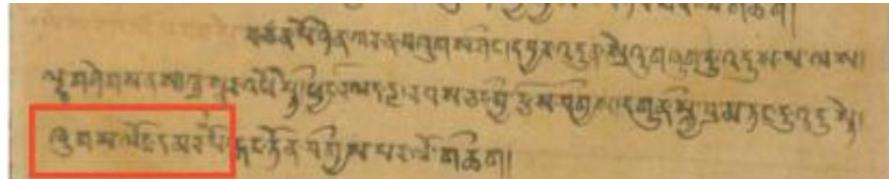


图 2 P.T.1288 中 zhugs-long-mar-po 出处二

出处二拉丁转写:

第一行: #/yos.bu'I.lo.la.bab.ste/btsan.po.nyen.kar.na.bzhugs.shIng/dbyar.'dun:sre'u.gzhug.du:'dus:pa.las/

第二行: lha.gshegs.nas/khra.snar.'phoste/phyIng.rild.dang/rabs.cad.gyIs/dgun.skyI. bra.ma.tang.du.'duste/

第三行: **zhugs.long.dmar.pho:rkang.ton.bgyIs.par.lo.gchIg/**

汉语译文: 及至兔年(中宗嗣圣八年, 太后天授二年, 辛卯, 公元 691 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夏, 于“色乌秀”集会议盟。赞普驾临, 乃迁至“查那”。清理土地赋税并统计绝户数字。冬, 于畿曲河流域之“查玛塘”, 集会议盟, 乃依红册征集兵丁。是为一年。

^① 本文使用“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OTDO)”的拉丁转写系统。其中, “#”表示古藏文的云头符; “/:/”表示古藏文的双垂符, 它常常用于云头符之后; “I”(𠂇)表示古藏文的反书元音符号; “:”表示古藏文的双隔音符。

^② P.T.1288 三张截图的汉语译文都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 1980:104、106、110)的翻译, 其中 zhugs-long-dmar-po 译作“红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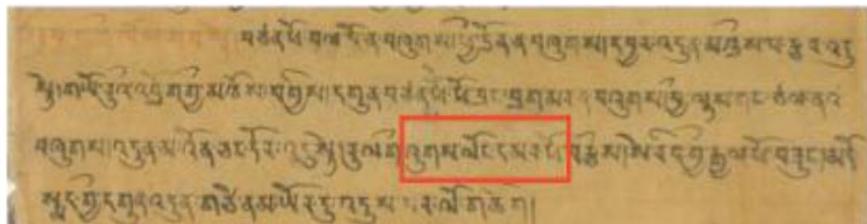


图3 P.T.1288 中 zhugs-long-mar-po 出处三

出处三拉丁转写：

第一行：#/bya.gagI.lo.la:bab.ste/btsan.po:bal.po.na.bzhug/dbyar:’dun.mkhrIs.pa:rtasar.’du
第二行：ste/gyo.ru’i.’brog.gyI.mkhos:bgyis/dun.btsan.phoe:pho.brang:brag.mar.na.bzhugs/pyI.
lhas.gang:tsal:na’:
第三行：bzhugs/’dun.ma:’on.cang.dor:’dus/ru.lagI.**zhugs.long.dmar.pho.brtsIs/se.rib:gyI.rgyal:**
po.bzugs/mdo.
第四行：smad.gyI.dgun.’dun:gtse.nam:yor.du:’dus.par:lo:gchig/

汉语译文：及至鸡年（中宗景龙三年，己酉，公元709年）赞普驻于泥婆罗。祖母驻于“准”。夏季会盟于赤巴杂召集之。征调腰茹牧户大料集。冬，赞普驻于札玛之牙帐。祖母驻于未岗园。于温江岛集会议盟。统计、清查“茹拉”之红册木牍，擒悉立国王。多思麻之冬会于则·南木夭召集之。是为一年。

就以上文献信息看，zhugs-long-dmar-po 的含义分别与公元 674 年、691 年、709 年所发生事件的具体内容有直接关系。若要准确理解其完整内容，zhugs-long-dmar-po 是关键。因此 zhugs-long-dmar-po 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迄今为止，学界大致有五种观点：“红册”说（王尧、陈践 1980:213）、“红房子（红楼）”说^①（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 2018:81）、“军团制度”说（扎西才让 2019:375）、“红色书籍”说（石川岩 1999:113），“信标站”说（Dotson 2009:57）。

（一）“红册”说及其分析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 1980:213）指出，zhugs-long-dmar-po 为“红册，军兵丁壮按名登记以红色入册，故名红册”，zhugs “表示敬语的成分”，如：zhugs-me “火”，zhugs-lhags “风”，zhugs-nyi “日”。zhugs-long 即为 khram “木简、木牍，策的敬称”。但是，王尧、陈践（1980:213）并没有给出将 zhugs-long 视为 khram “木简”同义词的理由。khram 和 khram du btab 在《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2015:275）中的释义为“登记”，并详细解释为：“挂牌，写入黑牌。制伏危害佛教者的一种仪式，将其姓名和恶行写在方格木牌上。”此二词在敦煌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但是，在相关藏文词典中无 zhugs-long 一词；敦煌文献中也仅出现过 3 次，使用频率很低。从名词词义看，zhugs 是“火”，khram 是“木简、木牍”，词义完全不同。从 P.T.1288 上下文语境及动词词义看，公元 691 年冬季会议^②的主题是

^① 康噶次成格桑的原文为“bzhugs-khang-dmar-po’i-khang-ston”（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 2018:81），笔者将其翻译为“红房子（红楼）”。

^② 根据 P.T.1288（《吐蕃大事记年》）记载：在吐蕃时期，每一年会举行两次大型会议，分别为 dgun-‘dun “冬季会议”和 dbayar-‘dun “夏季会议”。

“zhugs-long-dmar-po rkang ton bgyis”，表明动词是 bgyis “做、举行”；公元 692 年冬季会议的主题是 “khram-dmar-po btab”，表明动词是 btab “登记”。因此，公元 691 年和 692 年冬季会议的主题不相同，“zhugs-long-dmar-po” 和 “khram-dmar-po” 不是指同一件历史事件。《再论〈吐蕃大事纪年〉中的“kram dmar po”》也得出类似看法（完德先 2021:110）。因此，《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 1980:213）把 zhugs-long 视为 khram “木简”的同义词的观点难以成立。

（二）“红房子（红楼）”说及其分析

《藏族古代史选集》（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 2018:81）中，将 P.T.1288 中的 zhugs-long-dmar-po rkang ton bgyis 大致解释为 bzhugs-khang-dmar-po'i khang ston bgyis，意为“为红房子（红楼）举行（竣工）庆典”，认为古藏语 zhugs-long 一词中的 zhugs 与动词 bzhugs “住”是同义词，rkang 与名词 khang “房子”是同义词，ton 与动词 ston “庆祝”是同义词，rkang-ton-bgyis 指“庆祝新房（竣工）”，bgyis 是动词“做（举行）”的意思。但是，从词的组合规则看，古藏语 zhugs-long 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2018:81）只解释词根 zhugs 为 bzhugs “住”，并没有解释语素 long，更没有解释 zhugs-long 一词的组合规则及其词义。复合词 rkang-ton 中，词根 rkang 被认为是“房子”。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古藏文 rkang-ton 一词虽然有吐蕃时期“征税”（高瑞 2001:69）、“征调”（扎西才让 2019:15）等不同解释，学界大多认同 rkang-ton 为“计量单位”（东嘎·洛桑赤列 2002:200）。因此，《藏族古代史选集》（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 2018:81）把 zhugs-long 视为“红房子（红楼）”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三）“军团制度”说及其分析

《吐蕃时期古文献》（扎西才让 2019:375）指出，P.T.1288 中 zhugs-long-dmar-po 为“吐蕃时期能够区分不同军团的一种制度”。至于 zhugs-long-dmar-po 为何指一种军团制，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四）“红色书籍”说及其分析

石川岩（1999:113）提到：“me-long 有时被用作书名。例如，萨迦派索南坚赞所著的著名史书《王统明镜》。zhugs-long 是 me-long 的敬语词。所以，认为 zhugs-long-dmar-po 意指红色的书籍。”^①该文从词汇学、修辞学视角分析 zhugs-long-dmar-po，认为藏语中 zhugs 是“火”的敬语词，常用词是 me，zhugs-long-dmar-po 解读为 me-long “赤镜”，进而又把 me-long “镜子”与藏族传统史书《王统明镜》书名中的 me-long “镜子”进行比较，推断 zhugs-long-dmar-po 是“红色的书籍”。但是，zhugs 在藏语中不仅是“火”的敬语词，也有动词“参加”“住”等义，long 有“空闲”义，由此 zhugs-long 也可以解释为“能参加的时间”。

me-long 一词除了“镜子”义，还有“火盆（或火盆类生火的工具）”义，比如《格萨尔传奇（霍岭大战上部）》（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 1979a:12）中的唱词：

（1）**khos me long nang nas me gcig 'bud//a long nang nas a gcig zer//**

他在火盆里烧着火（加着火），（圆）环中发出“啊”一字。

根据上下文，例（1）中 me-long 表示的是一种火盆类工具，而不是“镜子”，因为镜子里无法烧（加）火。石川岩（1999:113）把 me-long 认为是“镜子”，并与 13 世纪后期史书

^① 此段内容由青海民族大学彭毛才旦教授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王统明镜》中的“镜子”进行比较，解释、论证不足信，且与真实含义相去甚远。

（五）“信标站”说及其分析

美国学者杜晓峰（Brandon Dotson）在《吐蕃大事记——首部吐蕃史书译注》（Dotson 2009:57）中提出，zhugs-long-dmar-po 应该是“用火和烟传递警报、远距离进行交流的信标站的专门名称，与汉语中的烽很像，多个世纪一直使用，敦煌一带确实存在。”^①但并没有提供 zhugs-long-dmar-po 为什么是“烽火台”的语言事实证据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证。

总之，以上认为 zhugs-long-dmar-po 是“红册”，或“红房子（红楼）”，或“军团制”，或“红色书籍”，亦或“信标站”等观点，都是根据 P.T.1288 的上下文语境对 zhugs-long-dmar-po 的意思进行推测，均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论证。

三 本文对 zhugs-long-dmar-po 的解读

如前所述，zhugs-long-dmar-po 只出现于 P.T.1288 涉及公元 674 年、691 年、709 年的信息中，之后再没有出现过。随着吐蕃的崩溃和瓦解，zhugs-long-dmar-po 这一事物及其名称逐渐被人们遗忘，在后来的传统藏文词典中也找不到它的痕迹。显然，zhugs-long-dmar-po 已成为被废弃的旧词，在近现代藏语中了无踪影。

笔者拟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对古藏语 zhugs-long-dmar-po 的语音、结构特征等进行分析，尝试还原 zhugs-long-dmar-po 的真实含义，以便准确理解 P.T.1288 中 674 年、691 年、709 年所发生的事件及 7—9 世纪吐蕃历史及其周边民族关系。

（一）古藏语语音及结构特征与 zhugs-long-dmar-po

1. 文献中的词根 zhugs

从 8 世纪开始，藏文文法学家开始收集古代藏语词语编纂词典，其中，影响最大的词典有：《声明要领二卷》（802/814）、《翻译名义集》（814）、《丁香帐》（1514—1526）、《正字宝箧》（16 世纪）、《正字智者生处》（18 世纪）等。这些词典已成为学习和研究古藏语最重要的工具书。在这些词典里虽然找不到 zhugs-long-dmar-po，但词典中收录了与其语音、语义相近的词或词组。据统计，收录藏语古词数量最大的《古藏文辞典》和《藏汉大辞典》《新编藏文字典》中，词根 zhugs（火）和 me（火）、nyi（nyi ma 太阳）、shing（木头）、slang（使起来）、lam（路）等构成的复合词和词组有 14 条。详见表 1。

表 1 词根 zhugs 构成的复合词

序号	词	语义	文献出处
1	zhugs-me	灯火	《丁香帐》第 23 页，《古藏文辞典》第 1442 页
2	zhugs-nyi	太阳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3	zhugs-shing	薪，柴火	《藏文通用词典》第 1378 页，《藏汉大辞典》第 2397 页
4	zhugs-slang	火钵	《新编藏文字典》第 673 页，《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5	zhugs-kyi-dum-bu	火花	《古藏文辞典》第 1442 页，《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① 英文原文为 “Then the term would indicate beacon stations that use fire, and smoke to raise an alarm and communicate over distance, not unlike the Chinese beacon (*feng* 烽), which had been operating for centuries, and indeed at Dunhung.”

6	zhugs-mar	油灯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7	zhugs-ling	火塘, 火盆	《古藏文辞典》第 1442 页,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8	zhugs-'bul	火葬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9	zhugs-'bum	火葬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10	zhugs-gling	火盆	《古藏文辞典》第 1442 页
11	zhugs-tog	花朵(异名)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12	zhugs-tog	火星(火花)	《古藏文辞典》第 1442 页
13	zhugs-tog	火顶	《藏文通用词典》第 1378 页
14	zhugs-lam	路、道路	《藏汉大辞典》第 2396 页

表 1 显示, 除 zhugs-lam“路、道路”以外, 其他词或词组都与“火”有关, 其中与 zhugs-long 一词语音、语义最相近的词有 2 条, 即 zhugs-ling “火塘, 火盆” 和 zhugs-slang “火钵”。

zhugs-tog 一词, 《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2015:2396) 解释为“花朵(异名)”, 《古藏文辞典》(阿旺措成 2020:1442) 解释为“火顶”, 《藏文通用词典》(马进武 2017:1378) 解释为“火顶, 花”; zhugs 在《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2015:2396) 里解释为“‘火’的敬语词”, 在《本教文法典集》(贵桑杰参等 1996:146) 中解释为“火”的古词和敬语词, 并指出 zhugs me (brda rnying zhe sa'i tshig ste me'i ming) 大意是“zhugs 和 me 是指火的古词、敬语词”。在《新编藏文字典》(本字典编写组 1979:673) 中将 zhugs-slang 解释为“烧火(生火)的工具, 相当于汉语的火盆, 有时也写成 zhugs-ling”, 此处将 slang 和 ling 看成同义词, 将 zhugs-ling 解释为“放火的工具”。早在 8 世纪的文献中 zhugs-ling 一词已出现。据统计, 在《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律分别”(赤松德赞 742—756 时期, 梵译藏) 中出现 21 次, 含义均为“火盆”, 代表性用例如下:

(2) de bzhin du me dang/ tha ba dang/ **zhugs ling** dang/sla nga dang/ me thab dang/me dong dang/ me dong chen po dang/ sha dang/ thug pa dang/ khu tshan dang/ 'bras khur ldugs pa dang/

如是, 火、炭灰、火盆、锅、炉灶、火炕、大火炕、肉、面、汤、倒米汤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6:9-502^①)

(3) mal cha dang/ stan dang/ gnas dang/ **zhugs ling** dang/zhugs thab rnam dang/ gzhan yang dro ba'i yo byad rnam pa sna tshogs byin te/ de bas na bud med rin po che grang ba'i dus na lus rnames la reg na dro bar 'gyur ro//

被褥、毡、住处、火盆、灶等, 另外, 还(提供)给各种加热工具, 使崇高的女性们在冷的时候(温热的空气)会让她们周身温暖起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1:78-942)

(4) de'i phyir **zhugs thab** bca'/ ltag ma ltar sa bzang po la grang ba'i rkyen gyis me mi 'bud du mi rung na lcags kyi **zhugs ling** gi steng du me bud/

所以, 要制作灶, 因像背后的好土一样冰冷而无法生火, 那就放在铁火盆上烧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2b:92-1548)

^① 9-502 中, 9 为卷数, 502 为例句所在页码。下文例句页码表示法同此。

(5) khang pa de'i nang du mdag ma dud pa med cing dmar rug ge ba **zhugs ling** gi nang du bcug ste bsro bar bya'o//

那间房子里把无烟的火红的火炭攒聚在火盆中，取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4:112-387）

(6) **zhugs gling** gi steng du me bus shig/ bus pas dud par gyur nas/ phyi rol du bus la nang du du ba med pa'i me mdag la spyod cig/

在火盆上烧火，点燃后（会）变成烟雾，（所以）请在外面烧火，室内享受无烟的（火红的）炭火！（阿旺措成 2020:1442）

(7) me la dgos pa gyo mo la sogs pa'i snod ni **zhugs ling** zhes bya'o//

烧火所需的砖头等（制造的）容器叫做火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2a:91-915）

根据《甘珠尔》和《丹珠尔》中相关上下文来看，zhugs-ling 和 zhugs-gling 都指“烧火（生火）用的一种工具或火盆”。这说明火盆这一物品 8 世纪时还在使用，语言中自然也有相应的概念。

再结合时间来看，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中，zhugs-long 只出现在公元 642—763 年的敦煌文献中，而 zhugs-ling、zhugs-gling、zhugs-slang 这三个词则在 8 世纪的《大藏经》里都出现了，在近现代词典中也都收录了。从 zhugs-long 所出现的文献信息和时间线索看，这个词出现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此后大约在 8 世纪时已消失；从语言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可知，zhugs-long 所对应的事物应该在 8 世纪之前开始消失，其语言形式应该于公元 763 年后随之逐渐消失。此外，也可推测 zhugs-ling 一词最初的含义是“烧火所用的容器或工具”，而火盆则是炉灶出现之前人们所用的较早期的取暖工具之一。与“火”相关的 zhugs-long 和 zhugs-ling 的词义在历史发展中，从最初的“烧火容器或工具”转义为“火盆”，再转义为“炉灶”，最后转指“烽火台”。这一点在其他语言里也可以得到佐证。维吾尔语喀什话中“烟囱”和“烽火台”的名称相同，即 mu:ra “烽火台；烟囱”^①；维吾尔语词典中也有 tura “烽火台”一词。

前文所举例句中出现的 zhugs-ling、zhugs-gling、zhugs-slang 和敦煌文献中出现的 zhugs-long 等，其词根 zhugs 均可以解释为“火”的古词和敬语词。从藏语构词法及韵律上看，以表示“火”的普通形式 me 替换其敬语形式 zhugs 是完全可行的，比如：me-ling、me-gling、me-slang、me-long，合乎语言逻辑；从语义上看，me-long 一词也具有“火盆”的意义。如前文所说，《格萨尔传奇（霍岭大战上部）》（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 1979a:12）中出现的 me-long 一词，其意义不是指“镜子”，而是表示一种“火盆类生火的工具”。从词的结构看，me-long“镜子”一词的两个词根 me“火”与 long“环”，可构成具有偏正结构的复合词 me-long“火环”，从而 me-long 也可以解释为 zhugs-long“火环”“火盆”的意义。从方言看，藏语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中，“镜子”也都不叫 me-long；从词源看，藏语书面语中 me-long 一词何时开始作为表示“镜子”意义的词使用，目前找不到合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而可以认为，zhugs-long、zhugs-ling、zhugs-gling、zhugs-slang、me-long 都具有“火盆”的意义，从词源看，zhugs-long 的“烽火台”义由“火盆”类的生火工具义发展，是有可靠的文献依据的，具体理由后文将作进一步阐释。

^① 表“烽火台；烟囱”义的 mu:ra 一词为笔者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新疆喀什调研烽火台时所搜集。

2. 书面藏语及安多方言口语中与 zhugs-long 相关的词

与 zhugs-long 一词语义相近的书面藏语词除 zhugs-ling 外，还有其他几个，这些词在文献中意义相同，均指“火盆”（见表 2）。

表 2 文献中的“火盆”意义词举例

序号	词条	语义	文献出处
1	zhugs-long	火盆、烽火台	敦煌古藏文
2	zhugs-ling	火盆	《丹珠尔》《甘珠尔》
3	zhugs-gling	火盆	《丹珠尔》《甘珠尔》
4	zhugs-slang	火盆	《丹珠尔》《甘珠尔》

从安多方言循化农区话、同德和贵德牧区话^①看，zhugs 是“火”的意思，long 和 ling “飘动的状态”，zhugs-long 和 zhugs-ling 都具有“火焰飘动”意思。文献中也可以发现 long 和 ling 构成的组合形式，用以表示火的相关状态（见表 3）。

表 3 文献中由 long 和 ling 构成的表“火的状态”意义词举例

序号	词条	语义	文献出处
1	ling ling	飘动：形容火焰、云雾等飘动的状态	《新编藏文字典》第 774 页
2	lang ling	飘动：形容火焰、云雾等飘动的状态	《新编藏文字典》第 767 页
3	lang long	飘动：形容火焰、云等飘动的状态	《新编藏文字典》第 767 页
4	long long	飘动：形容火焰、云雾等飘动的状态	《新编藏文字典》第 782 页

在所调查的口语中，表 2 中的四种形式虽然没有对应的词，但其中的 long 和 ling 有相应的一些组合，所表示的意义可体现火的状态（见表 4）。

表 4 安多方言中 long 和 ling 构成的表“火的状态”或“飘动状”意义词举例

序号	书面藏语	循化农区话	同德、贵德牧区话	语义
1	dmar long se	hmar lonj she	hmar lonj she	红彤彤飘然状
2	dmar ling se	hmar lonj she	hmar laŋ she	红彤彤飘然状
3	me lce lang long	me ſtee lonj lonj	mne ſtee lonj lonj	火焰飘动
4	me lce lang ling	me ſtee laŋ laŋ	mne ſtee laŋ laŋ	火焰飘动

表 3、表 4 显示，藏语书面语和藏语安多方言口语中，zhugs-long 和 zhugs-ling 第二音节的 long、ling 重叠或与 lang 组合构成的词都有“飘动状”的意思，描述火、灰尘、烟、云雾等飘动的状态。这些词中非重叠形式第二音节的 long 和 ling 可以替换使用，词的意义不变。如口语中，lang-long、lang-ling 中的 long 和 ling 在语感上可替换使用，“飘动”义不变。此外，me-ling>me laŋ “炭火”，其中 me 为“火”，ling 在此处表示“块、块状物（如柴、炭等）”。

在一些安多方言中，处于第二音节的 long 与一些词根组合构成的词有表“圆状、环状”或“近似盆状”的意义。如青海同德秀麻乡牧区话：

^①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博士生本杰加、旦正才让提供循化和同德、贵德话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表“圆状、环状的”

a-loŋ (< *a-long) 环 hna loŋ (< *rna-long) 耳环

ʂteɑ-loŋ (< *skra-long) 发辫饰品(圆环状)

表“竖起来”的意义(有些带“弯钩状”)

dza-laŋ (< *rgya-ling) 有角的牛 tsha-laŋ (< *khra-ling) 有角的花生

sher-laŋ (< *sher-ling) 有角的黄牛

由以上材料不难看出，“飘动”与火燃起来的状态有一致性；而且，从 long 表示“圆状、似盆状”义看，在语义上也可与“火盆类的工具”联系起来。

一些安多方言基本词中，元音 i 和 o 与鼻辅音韵尾 -ŋ 结合时，-iŋ 韵母和 -oŋ 韵母可以相互替换。比如道孚话中 shing “木头”可读成 choŋ。瞿靄堂（1991:88）分析藏语安多方言韵母 oŋ 的来源时，也谈到安多方言少数地方的基本词中单元音 i 和 o 与鼻辅音韵尾 -ŋ 结合时，可以相互替换，认为 oŋ 主要来自 *oŋ、*uŋ 韵，少数也来源于 *iŋ、*eŋ、*aŋ、*oŋ。黄布凡先生在道孚语中也发现 eŋ bzo ba ‘木匠’读成 eŋ vzu ‘木匠’（戴庆厦等 1991:15）。

3. zhugs 与 long 和 slang 的组合

从词性看，zhugs-long 和 zhugs-slang 中的动词 long 和 slang 都有“起来、站立”的意思，只是两者语法功能不同，long “起来”是受动动词，slang “使起来”是使动动词。从 long “起来”和 slang “使起来”与名词 zhugs “火”的组合看，无论是词组还是复合词，表达的意思都有“火(燃)起来”的意思。即 zhugs-long 是主语发出动作后宾语“火”升起来之义，而 zhugs-slang 是通过他动行为使“火”升起来的意思。zhugs-long 和 zhugs-slang 在此处都有名词的性质，这种组合方式符合藏语构词法。因此，P.T.1288 中的 zhugs-long 一词含有“生火(烧火)的工具”义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4. zhugs-long 和 zhugs-ling、zhugs-slang 之间的语音关系

从语音看，古藏语 zhugs-long 和经典藏语 zhugs-ling、zhugs-slang 中，与 zhugs 组合的 long 与 ling、slang 基本辅音和韵尾都相同，分别是 l-/l- 和 -ng，元音分别是 o 和 i、a。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元音 i 和 u、i 和 e、u 和 o 往往互换使用（郭须·扎巴军乃 2001:49-50），也发现元音 i 和 o 相互替换的现象。例如：

- (8) myI gang la nI myong myed. 哪一个人没有姓名。(敦煌文献 P.T.992-18)
- (9) do chig 'og dpon du bskos pha. 今年被选为副官。(敦煌文献 P.T.1184-17)。
- (10) di ring ni sang lta na. 若看今日和明日。(敦煌文献 P.T.1287-224)

从以上文献看，例(8)中 mying “姓名”被写成 myong “姓名”，元音 i 和 o 相互替换，冯蒸对此的解读认为 myong 正字为 mying（郑炳林、黄维忠 2011b:214）；例(9)(10) do-chig “今年”和 di-ring “今日”的词根 da “现”与词根 chig “节”和 ring “长”结合时，其元音 i 和 o 构成对应关系。扎西才让（2019:432）分析敦煌文献中象雄王 lig snya shur “鲁拿许”词首 lig 的语义问题时也发现，在古代藏语中元音 i 和 o 相互替换的语音现象：li dang lo'i bri thsul gcig la gyur tshul yod dam zhe na yod de/“li 和 lo 的写法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一样的”，并举出其他典型的古藏文用例，论证了古时候 i 和 o 相互替换的语音规律。

与敦煌古藏文所反映的语言比较相近的藏语安多方言中，zhugs 和 ling 组合时，受词根 zhugs 的元音 u 的影响，其后音节 ling 的元音 i 一般后化而读成 [a]，即 zhugs-ling 读成 eŋk-laŋ。青海海南同德牧区、循化农区等地安多方言土语中也有类似的“元音同化”的例子（见表 5）。

表 5 安多方言元音同化举例

序号	《新编藏文字典》	青海同德牧区话	青海循化农区话	语义
1	ling ling (第 774 页)	laŋ laŋ	laŋ laŋ	飘动的状态
2	lang lang (第 767 页)	laŋ laŋ	laŋ laŋ	飘动的状态
3	lang long (第 767 页)	laŋ loŋ	laŋ loŋ	飘动
4	long long (第 782 页)	loŋ loŋ	loŋ loŋ	飘动的状态

表 5 中, 循化农区话里, loŋ loŋ 和 laŋ laŋ 语义相同, 都表示“(白云、烟雾等) 飘动的状态”; 语音相近, 声母、韵尾都相同, [o] 和 [a] 都是后元音, 元音 [a] 是 [i] 低化而来的, 所以 ling 和 long 处于第二个音节时语感上可以自由替换。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毛尔盖藏语中也发现: 元音 [i] 与鼻辅音韵尾 [ŋ] 结合时, 元音 [i] 容易读成 [o], 比如: slob gso gling > lop hso hloŋ “教育院”, 其中 gling 变为 hloŋ。

5. zhugs-long-dmar-po 中的 dmar-po

dmar-po 一词, 是形容词, “红色”义。在藏文化中, 颜色同样也有抽象的象征意义, 如“红色”象征权力、战争等, “白色”象征和平。

在“格萨尔王传”里, “红色”代表国王的权威、战士的勇猛、战争的残酷等。如《格萨尔传奇(霍岭大战下部)》(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 1979b:12) 中: hor sher po'i dmag gi gzhi dkyil nas// hor rgyal po'i ya rtse mkar dmar red//, 大意是“在黄霍士兵们护卫着的中心(处), 有一座霍王的红色牙子城堡”。也就是说, 霍国的霍王和大将们住在涂有红颜色的城堡里, 士兵们围绕这座红色的城堡并护卫着它, 说明这座红色城堡的重要性。此处城堡的红色也彰显霍国的战斗精神、至高无上的权力, 具有一定的震慑敌人的作用。

又如布达拉宫, 藏语也可说 pho-brang-dmar-po, 直译应当为“红色的宫殿”, 其意思主要指“商讨地方行政事务及要务的宫殿”。

再如, 藏文史书往往也以颜色为名, 如《白史》《蓝史》《黑史》《红史》等。其中《红史》是较早期的史书。作者为了强调史书的特点, 以红色命名, 主要讲述的是与政治、战争相关的内容。此外, 护法神的脸一般也以红颜色呈现。

因此, zhugs-long-dmar-po 中的 dmar-po 在此并不表示单纯的事物颜色, 而表示抽象的象征意义, 延用到与军事相关的“烽火台”, 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6. P.T.1288 中的 zhugs-long-dmar-po

在 P.T.1288 中, 与 zhugs-long-dmar-po 相关的句子有两个:

- (11) zhugs-long-dmar-po rkang ton bgyis. (NP+V) 计量烽火台。
- (12) zhugs-long-dmar-po brtsis. (NP+V) 清点/算/数烽火台。

从句子结构看, 例 (11) (12) 都属于典型的宾动关系, 为 NP + V 句型, 其中 zhugs-long-dmar-po 充当宾语, 动词 rkang ton bgyis 和 brtsis 分别充当谓语。在敦煌古藏语中, 动词 rkang ton bgyis 含有“做”或“计量”之意, 动词 brtsis 是“算, 数”或“清点”之意。从动词 rkang ton bgyis 和 brtsis 的用法和意义看, 二者都可以和 zhugs-long-dmar-po “烽火台”搭配, 且语义没有任何牵强。

(二) 汉藏同源词体系与 zhugs-long-dmar-po

多年来,汉藏语比较研究者们不断发掘、确认汉语和藏语的同源词,找出语音对应关系,以此重构汉藏语原始形态(如李方桂 1973; 本尼迪克特 1984; 施向东 2000; 王志敬 2009; Hill 2019 等)。(施向东 2000:5)指出:“将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同上古汉语进行比较,不但可以的,而且应当说是必须如此的。”俞敏(1989a, 1989b)刊布了约 600 个同源词;施向东(2000:24-143)寻证的同源词多达 455 组。这些都说明古汉语与古藏语的同源词比较多。

敦煌古藏文文献能够反映 6—7 世纪古藏语的语音特征,因此,古藏文文献中的古藏语可以与古汉语进行比较研究。从材料看,与 P.T.1288 中 zhugs 一词可作比较的古汉语词是“燧”*sdjədh^①。古汉语“燧”*sdjədh 和古藏语 zhugs 声母之间可形成语音对应关系(见表 6)。

表 6 古汉语“燧”*sdjədh 和古藏语 zhugs 声母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汉字	上古汉语拟音 ^②	现代汉语	古藏语	藏语安多方言	语义
燧	*sdjədh	sui	zhugs	zək(火)	烽火, 取火器具
四	*sjids	si	bzhi	zə	四
削	*sjak	xiao	bzhogs	zok	削
选	*sjuan	xuan	zhan-pa	ean-ba	选懦

从表 6 可以看出,古汉语声母 *sdj、*sj 与古藏语声母 zh、bzh、zh 对应;古汉语声母 *sdj、*sj 在现代汉语中演变为 s、x;古藏语声母 zh、bzh 在安多方言的反映形式有 z 和 e。语音对应关系表明古汉语“燧”*sdjədh 与古藏语 zhugs 非常可能是同源词,二者语音相近,语义也必然相关。古汉语中,“燧”有“烽火”之义,如《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2014:1423)中的解释是:“边关上用来告警的烽火。《墨子·号令》:‘与城上烽~相望。’周邦彦《汴都赋》:‘障垒熄~而摧橹’。”再如《现代汉语小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86:526)中的解释:“燧:①上古取火的器具:~石。②古代告警的烽火:烽~。”因此,古藏语 zhugs-long-dmar-po 中的 zhugs 具有“燧(烽火)”之意也是顺理成章的推论。

古汉语“燧”*sdjədh 的词义延续至今仍然指“古代告警的烽火(烽燧)”。但是,与“燧”有同源关系的 zhugs 在藏语词汇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古藏语词典中也没有记录 zhugs-long 的相关信息,更没有记录 zhugs-long-dmar-po。如《新编藏文字典》(本字典编写组 1979:673)中只有“zhugs: ①入伍; ②火的别称: 火葬; 火盆”。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还可以发现古藏语词语发生词义消失或变化的其他类似例子。从古汉语翻译为古藏文的敦煌文献 P.T.986《尚书》中,还保留着 sho-nam 和 stam(s)-las-cad 这两个古藏语词及其含义。在 P.T.986《尚书》中,sho-nam 一词对应的古汉语词是“奇技淫巧”,如 sho nam ‘ba’ shig spyod pas/“极尽奇技淫巧”(郑炳林、黄维忠 2011a:205、210)。但在现代藏语中,sho-nam 一词只有“种地”之义。因此,对 sho-nam 一词进行解释时,增加“奇技淫巧”义项更符合其在古藏文中的实际含义。stam(s)-las-cad 在 P.T.986《尚书》中对应的

^① “燧”的古汉语拟音查询自: http://www.kaom.net/ny_word8.php, 是根据《上古音研究》(李方桂 1971)所构拟古音的推导音。

^② 上古汉语拟音查询自: http://www.kaom.net/ny_word.php。

古汉语词是“残虐”，比如 ’bang ma nyes par stams las bcad pa na re/ “无辜者被任意残虐”（郑炳林、黄维忠 2011a:203、209）。而在现代藏语词汇中找不到 stam(s)-las-cad。故在解读古藏文《谐拉康碑》碑文中的 stam-las-cad 时，依据上下文推测为“惩罚”，但其实际意义应该是“残虐”。

可以看出，古藏语 sho-nam、stam(s)-las-cad 等的义项在现代藏语中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尚书》的古藏语翻译中其含义却保留了下来。同理，P.T.1288 中 zhugs-long (-dmar-po) “烽火台”义项在藏语发展过程中已经消失，但是在古汉语中，“燧” *sdjədh 却保留了下来。

（三）历史事件与 zhugs-long-dmar-po

在 P.T.1288 中，与 zhugs-long(-dmar-po) 语义容易混淆的有 tang-khram（木牍）和 khram-dmar-po（红册木牍）。现将 P.T.1288 中记载的与 tang-khram、khram-dmar-po、zhugs-long-dmar-po 这三个词相关的事件与年代分别列表如下：

表 7 与 tang-khram 相关的事件及年代

时间	事件	语义
公元 728 年	tang-khram-btab	诏令木牍
公元 742 年	tang-khram-btab	立木牍文诏
公元 746 年	tang-btab-par	诏令

表 8 与 khram-dmar-po 相关的事件及年代

时间	事件	语义
公元 690 年	rtsang-chen-phā'-khram-dmar-po-brstis	立大藏之“红册”
公元 692 年	khram-dmar-po-btab	立红册木牍
公元 708 年	sku-srung-gyi-khram-dmar-po-brstis	统计查对禁军之红册木牍
公元 712 年	ru-gsum-gyi-khram-dmar-pho-brstis	清查三个茹之红册
公元 744 年	khram-dmar-po-shog-shog-sher-po-la-spos	从红册木牍移入黄纸册上

表 9 与 zhugs-long-dmar-po 相关的事件及年代

时间	事件	语义
公元 674 年	zhugs-long-dmar-po-brstis-par-lo-gcig	点验烽火台。是为一年
公元 691 年	zhugs-long-dmar-po-rkang-ton-bgyis	集会议盟，清点烽火台
公元 709 年	ru-lag-gi-zhugs-long-dmar-po-brstis	清查“茹拉”之烽火台

从表 7、8、9 中可以看出，公元 674 年—746 年之间的 72 年里出现了 tang-khram、khram-dmar-po、zhugs-long-dmar-po 三个不同的词或词组，其中 tang-khram、khram-dmar-po 在现有的古藏语词典中有明确的记录。tang-khram “是指一种表示属于赞普权力的木简”（高瑞 2001:99），与 khab-sho'i-khram 语义相同，“khram 是刻有文字或符号的木牍或铁卷”（高瑞 2001:99）。由此可排除 zhugs-long-dmar-po 是“红册”（即“红色书籍”）的解释。

公元 674 年—746 年之间吐蕃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对 zhugs-long 一词的解释提供了重要

的历史线索。《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王忠 1958:39) 中“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四月条云：‘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新唐书四三下四镇都督府条云：‘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龟兹都督府领州九；毗沙都督府领州十；焉耆都督府；疏勒都督府领州十五。’拔换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Aksou)。”这些历史信息表明，从公元 674 年开始，吐蕃与西域十八州的交往逐步深入，在西域新建具有军事信息传递功能的烽火台是必要的，在敦煌发现的最早的烽火台遗址也说明了这一点^①。

在吐蕃与西域周边民族交往史中，这些烽火台为往来信息的传递(Dotson 2009:55-57)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在《吐蕃大事记年》中记载了调查、修建 zhugs-long-dmar-po 的相关信息，如在 P.T.1288 中记录有“修建烽火台”之事件。但公元 746 年后，《吐蕃大事记年》中再没有出现过 zhugs-long-dmar-po 及相关记载。

综上所述，P.T.1288 中 zhugs-long-dmar-po 的真正含义应该是“烽火台”。这样解释更符合吐蕃时期的历史特征。因此，上文三幅截图中涉及 zhugs-long-dmar-po 的内容应翻译如下：出处一“点验红册(军丁名册)”应为“点验烽火台”；出处二“乃依红册征集兵丁”应为“新建烽火台”；出处三“统计、清查‘茹拉’之红册木牍”应为“统计、清查‘茹拉’之烽火台”。

四 结语

本文结合藏语古今文献和藏语安多方言口语材料，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对 P.T.1288 中 zhugs-long-dmar-po 的语音、结构、含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考察，得出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一) zhugs-long-dmar-po 语义为“烽火台”

zhugs-long-dmar-po 中的 dmar-po，是形容词，表“红色”义。在藏族文化中，“红色”有表示权力、战争等的象征意义。故在此语境中，dmar-po 不是单纯表颜色，而是表抽象的象征。“烽火台”具有传递军事警报的功能和意义。因此，dmar-po 隐含着象征“烽火台”的意义。也就是说，前文提及的 P.T.1288 中的 zhugs-long-dmar-po 应该解读为吐蕃时期的“烽火台”，而非前人解读的“红册”“红房子(红楼)”“军团制度”“红色书籍”“信标站”等。

(二) 古藏文文献和古藏文词语的解读需要历史的眼光

从词汇发展的角度，遵循词义扩大、缩小、变化、消失的规律和特点来解读古藏文文献，才能看清并还原历史真相。随着吐蕃的崩溃、烽火台的消失，zhugs-long-dmar-po 这一语言形式也随之消失了。在藏语词汇发展中，随着吐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代表相关事物的词语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zhugs-long-dmar-po 一词的消失正反映了这种历时变化。也就是说，在吐蕃历史变更中，烽火台的功能逐渐消失，表示“烽火台”义的 zhugs-long-dmar-po 也随之成为过时的词语，在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逐渐遭致废弃和遗忘，而且词典中也没有记录下来，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三) 古藏文文献和古藏语词语的解读需要更详实的证据

藏语安多方言口语中，由 long 和 ling 构成的词语可表示“火燃烧时的状态”义，还可表

^①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ie=utf-8&dyTabStr=MCwzLDEsMiw0LDYsNSw3LDgsOQ%3D%3D&word=敦煌发现最早的烽火台遗址>。

“圆状、环状”等义。如 lang long 和 lang ling 两词均表示“(火焰、云雾等)飘动”的意义，二者语音相近，意义相同。一些安多方言中，韵母 -ing 和 -ong 可交替，不仅出现在状貌词的构词中，也出现在基本词的构词中，演变规律非常整齐。尽管如此，古藏文文献和古藏语中词语的语音演变以及语音相近词语之间的语义关联，还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考证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阿旺措成. 2020.《古藏文辞典》(修订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P.K. 本尼迪克特. 1984.《汉藏语言概论》, J.A. 马提索夫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 本字典编写组编著. 1979.《新编藏文字典》,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藏缅语十五种》,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 东嘎·洛桑赤列. 2002.《东嘎藏学大辞典》(藏文),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东主才让编. 2013.《藏语方言新探》(藏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高 瑞. 2001.《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藏文),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 根敦群培. 2015.《白史》, 法尊法师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贵桑杰参等. 1996.《本教文法典集》, 雄努洛桑编,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 郭须·扎巴军乃编. 2001.《古代藏语教程》(藏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李方桂. 1973.《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1卷第1期.
- 李方桂、柯蔚南. 2006.《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王启龙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 马进武主编. 2017.《藏文通用词典》,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 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搜集整理. 1979a.《格萨尔传奇(霍岭大战上部)》(藏文),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 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搜集整理. 1979b.《格萨尔传奇(霍岭大战下部)》(藏文),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 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编. 2018.《藏族古代史选集》,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 瞿靄堂. 1991.《藏语韵母研究》,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2014.《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施向东. 2000.《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 完德先. 2021.《再论〈吐蕃大事纪年〉中的“kram dmar po”》,《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第1期.
- 王 尧、陈 践. 198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王志敬. 2009.《藏汉语亲属关系研究——类型发生学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王 忠. 1958.《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纂. 2006-202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纂. 2011-2023.《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俞 敏. 1989a.《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第1期.
- 俞 敏. 1989b.《汉藏同源词谱稿(续)》,《民族语文》第2期.
- 扎西才让. 2019.《吐蕃时期古文献》(藏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张怡荪主编. 2015.《藏汉大辞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2011a.《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2011b.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学卷》,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1986. 《现代汉语小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1. 《中华大藏经 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七十八卷,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2a. 《中华大藏经 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九十一卷,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2b. 《中华大藏经 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九十二卷,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4. 《中华大藏经 丹珠尔(对勘本)(藏文)第一百一十二卷,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 2006. 《中华大藏经 甘珠尔(对勘本)(藏文)第九卷,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石川岩. 1999. 「吐蕃のル ru に関する一考察—『編年記』における khram「木簡帳簿」の用例から—」(*Ru "horn" of the Tibetan empi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relationship with khrams "register made of wood" in the Royal Annals*),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14: 103-116.
- Dotson, Brandon. 2009.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by Guntram Hazod*.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Hill, Nathan W. 2019.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ibetan, Burmese, and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The Meaning of zhugs-long-dmar-po and Its Related Issues in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P.T.1288 Discovered in Dunhuang

Duojiedongzhi

[Abstract] In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P.T.1288, we have found the special obsolete phrase zhugs-long-dmar-po, which occurs three times. Many schola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zhugs-long-dmar-po, but there is no convincing interpretation so far.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ibet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mdo Tibetan, we discuss the phrase zhugs-long-dmar-po in terms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as well as related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We finally propose that zhugs-long-dmar-po actually means “the beacon tower”, which was used for passing on military messages such as enemies’ attack alarms.

[Keyword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ld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zhugs-long-dmar-po Amdo Tibetan

(通信地址: 730030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本文责编 胡鸿雁】